

# 向往与归途

## ——从《龙川略志》看宋代文人儒道观

高泽芸

南开大学 文学院 汉语言文学专业 2019 级中文一班 天津 300110

**摘要：**《龙川略志》是宋代大文学家苏辙所写的一部笔记体小品文集，其中记述了北宋年间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多层次的内容，是文学界和历史学界都十分看重的一部文集。这其中有一部分文章涉及有关于苏辙本人的儒道思想。从中可以引申到北宋文人对于儒道两家思想态度的复杂性，是对整个北宋文人文化之管窥。

**关键词：**《龙川略志》；苏辙；儒道思想；宗教化

### 一、《龙川略志》中提到的儒道思想

苏辙所写的《龙川略志》中开篇提到的道家思想其实更应该被称作是“道教思想”。由此可见在宋朝的知识分子群体之间，道学宗教化已经是被普遍认同的观点理念。有关于苏辙道教观的篇目集中在《龙川略志·第一》和《第二》两个章节中。主要篇目有《梦中见老子言杨馆好杀高郢严震皆不杀》、《烧金方术不可授人》、《养生金丹诀》、《慎勿以刑加道人》、《王江善养生》和《赵生挟术而又知道》几篇。

其中最有意思的当属《王江善养生》和《赵生挟术而又知道》两篇。苏辙作为一代名家大儒，竟然为两位乞人作传，可见其对于道教文化的关注和情怀。苏辙笔下的乞人在“善养生”“知道”之后，颇有一副金庸笔下扫地僧的形象意味。我将着重分析《王江善养生》这一篇。

在《王江善养生》的开头，苏辙就用近乎于白描的笔法写其动作，塑造了这样的一位潇洒自得的流浪者形象：乞人王江特别喜欢饮酒，醉了甚至可以躺在泥淖之中，且并不以此感到难堪困苦。曾经遇到下大雪，他用雪块把自己掩埋起来，气息依然稳定如常，靠体温热气还把雪块融化为液体。王江在闹市中招摇过市，经常扎起发髻，佩戴花朵，儿童围聚起来，对他进行嘲笑辱骂。而王江嘻嘻哈哈，我行我素，不以为然。

文章的标题叫做“王江善养生”，但通篇读下来并没有对王江如何“养生”进行描写，全部以苏辙自我经历的第三视角甚至是传闻中得来的第四视角来写王江的放浪形骸以及即便如此也受人崇敬的故事。他与我们平常观念中“善养生”的道人有很大不同：他不隐居于山林修炼，反而喜爱在闹市中游荡；他脾气火爆、爱喝酒，不拘小节也不拘礼节。他似乎真正成为了老子所倡导的返璞归真的状态，将肉体 and 灵魂尽数回归到真正的“自然”。

这里的“自然”并非指山水鸟虫，指的是人性本身最淳朴无拘无束的状态，在精神上回归到自然本身，可以说是

刚刚出生未经世事的婴孩，也可以说是尚未开化的野人。这也恰恰符合老子在《道德经》中传达出的生命观：以弱胜强，以无胜有，无知是为大智。而也正因如此，王江赢得了世人的尊重和敬畏，也令苏辙这一大家特地前去拜访问道。

在《王江善养生》一篇中，苏辙不惜用大量笔墨记述了自己与王江打交道的经历。而有趣的是，苏辙这趟专程来问道的拜访似乎什么真正的大道也没有请教到，但又似乎领悟了很多不为外人道的，王江的精神内涵和学道之来源。

我于是在思索苏辙究竟为什么执着于考究王江的身世和过去。当时的世人多数都想要向王江请教如何养生、请教道法，然而苏辙却“不问道”。原因其一自然有王江十分抵触别人向他寻道，惧他人窃其道，但从苏辙自身而言，在他了解了王江曾经被侮辱、抛弃的经历之后，苏辙却没有更多的或唏嘘或感慨的论述，反而笔锋一转直接开启了下一段故事。而这段故事短短数十字却堪称跌宕起伏十分精彩：太守招来了一位会制作符咒和禁架的道士李昊，他猖狂且爱说荒诞的大话，听闻王江的声名之后想要拜谒王江。王江听闻之后甚至都没有像以往那样发火就直接逃离外出，再也不知所踪了。

这算是对王江身世的一个模糊的交代。苏辙站在自我的视角上，无法领会王江的道学思想，也无法猜测王江出逃的原因。但从他“为人大言多诞”，“江”“即”逃去这样质朴的叙述中隐隐可以看出苏辙对于李昊这样虚伪道士、凡夫俗子的厌恶和对王江这样得道而不趋炎附势之士的尊重以及叹惋。

在《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中，苏辙其余用了很大篇幅来介绍自己的入世观和政治思想。这其实并不与他道教思想观念的向往相冲突。面对弊病百出的宋王朝，苏辙主张变革，为民请命。因为相同的变革社会的决心，苏辙加入了王安石变法的阵营。但是他深入政治阵营的中心之后又不赞同其中的具体观点。在《与王介甫论青苗盐法铸钱利害》一篇中，苏辙据理力争，明确就青苗、盐法、派八使等熙宁变法中相关政策表示了自己的反对态度，认为“此诚国家之

利，非民之利也。”他在为民的原则上毫不妥协退让，以民为本，使主张变法的苏辙自己站在了变法的对立面。由此看来，苏辙又是儒学思想入世观的积极践行者。他总是主动、积极地投身治国事业中，提倡仁政、德治。

## 二、宋朝儒道合一趋势的发展与坎坷

《龙川略志》中所提到的道学观念可以明显地看出其已经成熟地宗教化。其中在《梦中见老子言杨绾好杀高郢严震皆不杀》一篇中将道教创始人老子奉为神明，住在三清殿。可以在全文的开头看到，苏辙梦中的老子威严神圣而不可亵渎，所说的指示、预言皆是神谕。在《烧金方术不可授人》、《养生金丹诀》、《慎勿以刑加道人》中，苏辙又分别记述了炼金术、炼丹术和因果报应等等宗教学中特有的因素，使他笔下的道学变得富有神秘学色彩。

作为一门宗教，教主、教义和信徒是最基本的三要素。道学的宗教化最早可以追溯至东汉末期，追求炼丹升仙、追求长生不死已经成为了修道人士的共同追求。宋代实行“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文官政治，实际上就是以儒术为治国的基本方略，但对于释、道两家，宋代帝王也不予排斥态度，而是从上至下地从政教目的出发，予以提倡和利用，使三教在文人群体的思想道德观中并行不悖，各位所用。

大致说来，宋代帝王对于三教的态度往往是调和平衡的，但是因为治国需要，三教往往作为维护统治的工具来考量其优劣和重要性。在政治领域，无疑儒学对于巩固政权最有积极的意义，所以儒教的地位要远远高于道教和释教而成为文人的首选。对于释、道两教，则一方面加以扶持、利用，另一方面又加以限制和约束。

## 三、儒道思想对苏辙本人乃至宋代文人的影响

儒学是向往，道学是归途。儒教的进取和道教的退隐是两种互补的教化思想。儒家带有更强的社会实践性，在现实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利于实现个体的社会价值和人生价值；而道教则更多地关注自我、关注自我的生命发展和生存状态，带有利己主义色彩。

苏辙被贬龙川之时通过口述的形式托儿子写下了《龙川略志》和《龙川别志》。无疑这个时期他从政坛前线退隐至人迹罕至、落后的龙川，心情是非常低落的。他回忆着自己过去在政治上的作为和在求学之路上的努力，算是对现今惨淡境地的一个宽慰。

苏辙生于大儒世家，长慈幼尊，兄弟友爱。和浪漫恣意的苏轼不同，苏辙生性沉稳、宁静淡泊，自幼聪颖好学。和宋代其他文人家庭子弟一样，苏辙“学而优则仕”，积极投身仕途，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被贬谪到气候条件、交际环境和居住环境都十分恶劣的龙川之后，在龙川交往的几位道友和故交便成为了苏辙的精神力量。在退隐之后，他真正实现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到“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的回归。

苏辙并不是将儒教和道教思想作为精神指引完美融合于自己的实践的个例。宋代文人面对仕与隐的矛盾之时，往往都会选择在儒教和道教之间摇摆。于是在这样两种相对立的思想教义的碰撞融合下，“中隐”思想开始在宋代文人群体中盛行。他们不隐于朝廷，不退出江湖，而是隐在地方官、散官、闲官这样的职位中，远离政治中心，“去朝廷而不遥”。正是在这样在夹缝中安身立命的方法，巧妙地平衡了集权专制与士大夫独立意识之间的矛盾，折衷了贵与贱、喧嚣与冷落的对立，超脱于所对立是二者，调控着政治统治与道德统治的对立冲突，成为一种能在入世与出世之间进退自如的处世哲学和生活方式。

## 参考文献：

- [1] 张振谦. 宋代文人与道士交往的方式与原因 [J]. 贵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28(04): 108-112.
- [2] 孙果. 苏辙《龙川略志》政事类史料研究 [D]. 河南师范大学, 2018.
- [3] 王瑞琪. 苏辙与《龙川略志》及《龙川别志》 [J]. 黑龙江工业学院学报 (综合版), 2017, 17(10): 48-52.